

# 哲学本义追问及其启示

张苗夫

(重庆大学 贸易与行政学院, 重庆 400044)

**摘要:**从教学实践出发,对哲学的本义进行探讨和梳理。文章认为,哲学这个概念是无法最终定义的,只能设定基本框架的思路,不断地进行追问,在相对可变的语境中寻找更为丰富的确定性因素,并从中获得某些具有启示意义的成分。

**关键词:**哲学;概念;追问;智慧;常识;概括

中图分类号:B-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3)01-0060-03

## The Inquiry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Philosophy

ZHANG Miao-fu

(College of Trad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Inspired from the teaching practice, this essay tries to trace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concept of philosophy and has found out that it can not be given a fixed definition. It can only be inquired continually from certain basic frameworks, seek for some more fixing factors from relatively variable contexts, and find out some heuristic elements in the process.

**Key words:** philosophy; concept; inquiry; wisdom; common senses; generalization

在普通高校开设的公共政治理论课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是理论难度最大的一门课程。学生碰到的难题之一就是课程中的许多概念似乎找不到完整而明确的定义来表达,即使“哲学”本身这个概念也是如此。这对于在中小学应试教育环境中逐渐练就一套死记硬背功夫的大学生来讲,确实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尤其是某些应用性较强专业的学生,他们习惯于技术操作规范的工具性思维,总是希冀在书本里能找到简明扼要的概念和判断,或是要求教师在课堂上作一系列定义式的解释,然后背下来以对付期末考试。然而,他们总会感到某种程度的失望。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这恐怕同哲学的学科特点有关,而相当一部分人对此又缺乏必要的认识。

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无用之学”。当然,这里的“用”是指“实用价值”。哲学无法给人以急功近利、立竿见影的用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一点用处也没有。恰恰相反,哲学提供的是潜移默化的思想资源和厚积薄发的创新功能。从这层意义上来讲,它又是“大用之学”。然而,“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哲学无法用明确固定的语言文字向我们提交一份使用说明书。严格来讲,哲学课程所包含的概念都是无法准确定义的,它所包含的一系列命题也都很难用确定的语言文字来表述。因为,哲学乃是真正意义上的“学问”——

“学”与“问”不可分割,而且“问”在前,“学”在后,“学”了还要继续“问”。哲学不同于其他称之为“具体科学”的学科,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生物学,技术科学中的机械学、电子学,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法学、历史学、文艺学,等等。诸如此类的学科及其下属的课程,或许都有自己一整套明确而规范的概念解释体系,唯有哲学不能做到或很难做到,甚至连“哲学”本身究竟是什么,我们也无法拿出一个完整严密、无懈可击的定义。

在现行的教科书中,关于“哲学是什么”的解释,使用频率最高、影响范围最广的大概是这样一句话:“哲学是从各门具体科学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关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人们总认为这是一个最权威最严密的解释,可以看作是对“哲学”的定义。然而,一旦如此确定下来并予以认同,新的问题又出来了:第一,说到“关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不仅是哲学,还有其他,比如宗教。宗教作为一种极其复杂的人类精神生活及其观念体系,哪怕被人斥之为“粗陋的唯心主义”,但毕竟是由人类建立起来的对世界本质及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论表述。况且,宗教同科学并非绝对冲突,两者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和渗透。第二,“哲学是对各门具体科学的概括和总结”。这似乎没错,但至少不完整。如果哲学仅仅是在概括和总结各门具体科学,那就成了单向的依赖关

收稿日期:2002-11-04

作者简介:张苗夫(1948-),男,上海人,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哲学、美学和文化学教学与研究。

系。事实上,“概括和总结”是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即“反思和升华”。换言之,它不仅是后续性的归纳,而且有前瞻性的指导作用。否则,哲学只能充当已有科学材料的过滤器,无法担当科学继续前进的清道夫。

由此看来,试图对“哲学是什么”下一个简短而完整的定义,肯定是徒劳的。同样,企图在现行的教科书中找到一个无懈可击的最终答案,也注定要落空。我们最多只能设定一个基本含义的框架,进行不断的探讨并作出解释,而任何解释又会蕴含新的破绽或偏执,需要再次补充、修正和界定。对于哲学这门名副其实的“学问”,在学习的过程中必定伴随着疑问,疑问促使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只有在不断质疑和思考中,我们才能逐渐拓展视野,加深理解,获取更多的感悟。即使是对“哲学”概念本身的理解和掌握,也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如果要问“哲学”究竟是什么?那么,我们只能这样回答。首先,严格来讲,哲学的本义是无法“究”(追查)“竟”(完毕)的。你可以“打破沙锅问到底”,不断地追问,但无法得到最终的答案。因为哲学没有“底”。其次,对于“哲学”本义的解释,只能在已有解释的基础上继续追问、不断求索,才能得到新的更加全面深刻的解释。再次,即使是这种所谓的“新解释”仍然不是什么定义,它充其量在进一步的探索中能包含更多的确定因素,但仍是无法最终确定的答案。

我们不妨依照现行教科书常用的三层解释的思路,即哲学的词意探源、哲学的指涉对象和哲学的学科性质,作一些简略的思考和探讨,以求得某些新的理解和启示。

众所周知,“哲学”一词来源于古希腊文的“追求”和“智慧”。在古代希腊人的心目中,人的生存和活动能力所体现出的智慧是分为不同等级的。最低级的是“知觉”,即感受外部世界,是人从孩提时代开始具有的能力;往上一级的是“经验”,是随年龄增长而逐渐积累的能力;再往上的是“技术”,需专门培训方能获得,如各类工匠的操作技能。一个人如果有正常的知觉、丰富的经验和高明的技术,就具备了较强的生存和活动能力,也意味着他有较高的智慧。那么,更高乃至最高等级的智慧是什么呢?那就是比知觉、经验和技术更为深刻“原理”,因为真正的智慧乃是掌握和运用隐藏在事物和现象背后的原因、道理和规律,领悟并表述出各种有形体背后那种无形的东西。这种对智慧等级的看法同古代中国对学问等级的看法不谋而合,即“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超越有形体之上的道理或理论要比关于有形体本身的器物或技术的知识更加深刻、更加重要,这也是至今人们还把关于智慧的学向或哲学探索称之为“形而上的思考”的缘故。当然,哲学本身不是智慧,而是追求智慧,即“爱智”。所谓“爱智”,顾名思义,一是热爱及追求(而非占有并满足),二是智慧或智力(而非知识或技能)。因此,“哲学”的本义包括两个层次。首先,哲学是一种追求或活动,是动态的思考过程,不是静态的结论性的满足。哲学是不能自我满足的,它要永不停顿地追求,追问和求索是它的本质。其次,哲学追求的是智慧,而不仅仅是知识,智慧是比知识更深刻更精致的东西。我们承认,知识是人

类实践活动经验的总结,极为可贵,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空间是靠经验性的知识来支撑的。但是,智慧作为运用已有知识的思维框架分析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它不仅能支撑我们现有的生活空间,还能开拓和创造新的生活空间,使人类从有限的现实世界迈向无限的理想世界。知识是属于此岸的,智慧则是指向彼岸的,它是形而上的思考和求索,是在肯定现实基础上的否定和超越。

从指涉对象的层面看,哲学同生活常识中形成的世界观关系极为密切。哲学关注宇宙本体的宏观图景,特别是作为主体的人类同周围世界的相互关系,因此,它是人所特有的观察和分析世界的总体看法或根本观点,即所谓世界观。然而,哲学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世界观,它不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发形成的那种基于生活常识的世界观,而是由思想家们经过深思熟虑、用语言文字和逻辑结构所表达出来的理论体系,它从“自发形成”走向“自觉建立”,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到“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并导出“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的否定性批判和前瞻性思考。作为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哲学不同于常识。常识的本质特性是它的经验性,常识源于人们的生活经验,并在人们的生活经历中得以验证。但是,这种由共同经验构筑的常识展现的往往是直观而稳定的世界图景,表达的是一种简单而固执的思想方式,倡导的是一种狭隘而保守的价值规范。常识好比是一根拐杖,它既为我们提供一个支撑点,帮助人们站稳和走路,又成为一个累赘,妨碍人们迈开大步朝前飞奔。哲学建立在常识的基础上,但不再沉湎于感性经验的汪洋大海,而是跳出海平面,跃升到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高度,在新的平台上构筑自己特有的世界图景、思想方式和价值规范,从而表现出对常识的超越,获得了“超验性”的品格。哲学是人类理性思维的一种思维方式,它以系统化的理论结构重新描述和解释人们业已形成的经验世界,它不再停留在若干个个别经验事实的表面及其偶然联系,而是深入其中,以“一般”、“共性”、“本质”、“规律”等理念来揭示内在的普遍必然性,从而获得了源于经验又高于经验的品格。同这种“超验性”相伴随的是哲学的“批判性”。常识依附于经验,是对经验事实的忠实记录而非深刻反省,固守和运用经验、维持事物的现有秩序是常识的基本性格。与此不同,哲学的“超验性”意味着它不再停留在经验表象。哲学具有批判一切包括自我批判的品性和能力,它在对现有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否定性的因素,在对自身的批判能力充满自信的同时,保持着必要的清醒并不断进行自我审视。哲学始终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周围的一切,也在不断拷打和锻造着自己的灵魂,为的是寻找一个超越于现实世界的理想世界,一个属于自己的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从学科性质层面看,哲学和各部门具体科学的关系也值得进一步探讨。几乎所有教科书都这样写道:哲学是从各部门具体科学的知识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研究普遍规律的学科。粗看起来这种说法似乎没有不妥。不过细究起来,在科学不断更新的“知识爆炸”时代,哲学要及时和准确地“概括和总

结”,恐怕很难做到。我们承认,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之间确实有着普遍和特殊的辩证关系。普遍存在于特殊之中,如果没有各门具体科学提供的实证材料和研究成果,哲学就无法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但是,特殊不等于普遍,各门具体科学的知识材料堆积在一起并不是哲学的体系结构,而需要整理和筛选,从中概括和总结为各门具体科学所共同包含着的带有普遍意义的范畴和原理,并以自己的逻辑规则重新组合起来,才会形成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的哲学理论。另一方面,普遍又需要回归特殊,哲学只有以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形态反馈于各门具体科学,成为它们继续开拓前进的导航仪和助推器,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问题在于,第二次辩证否定的实现,固然需要第一次辩证否定(“概括和总结”)作为前提条件,然而,它的真正完成必定内含着一个潜在的环节,那就是比“概括和总结”更加深刻的“反思和升华”。哲学的形成需要对各门具体科学提供的知识材料进行整理、筛选、分析和提炼,同时,作为一种更深层次的理论抽象,它还要对科学成果取得、科学发展进程和科学精神内涵进行深入探索和思考,将其提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如果说概括和总结表现出哲学对具体科学的依赖性和后续性,那么反思和升华则表现出哲学对具体科学的能动性和促进性。哲学对隐藏在科学活动过程中的内在逻辑程序进行概括和反思,对科学研究所表现出的求真务实精神和批判创新精神进行提炼和升华,再交还给人类的科学探索和其他实践活动,起着前瞻性的导航作用。因此,哲学和科学是一种天然的盟友关系,谁也离不开对方,也无法取代对方,它们各司其责,相互配合,彼此促进。当然,如果从学科的广度和深度来看,哲学似乎要更为广阔和深刻,它的旨趣不只是科学意义上的“真”,还有伦理意义上的“善”和艺术意义上的“美”。哲学把科学理论的事实判断、伦理生活中的价值判断和艺术欣赏中的审美判断整合在一起,不仅反映和表达出人类社会所经历的每一个时代的精神核心,还在不断追求和重塑着新的时代精神,启示并引导人们从现实世界迈向更加理性、公正和美好的新世界。

综上所述,“哲学究竟是什么?”确实难以用一两句确定的语言表达。哲学作为一门世界观的理论体系,是人类观察世界并进行自我反思的高度抽象的理论,它的作用并不在于提供分门别类的知识材料(当然,这并不意味它不包含知识),而是主要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强韧有力的思想理念和思维方式。哲学给人以慎思明辨的大智慧,而非精打细算的小聪明。哲学的使命在于既要帮助人们不断打量周围

的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面临的世界实在太广阔太复杂了,经常出现我们难以预料和无法解决的问题;又要引导人们不断对自己的生存状态和未来进行尽可能准确的评估和展望,因为人类的处境和前途潜伏着种种不确定性甚至危险性,需要我们在理性的思考中校正航向,求得生存,争取发展。总之,哲学是人类对宇宙本体的凝望,对自身命运的沉思,这种凝望和沉思是一个永远开放和拓展的过程。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哲学”,一个在相对可变的语境中包含着某些绝对因素的概念,但肯定是一种不能最终确定的解释,因为“哲学”这个概念无法定义。

既然哲学无法定义,不妨把关注重心从“哲学究竟是什么?”转移到“哲学意味着什么?”首先,哲学告诉人们,追求智慧比掌握知识更重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因此,大学教师和学生,都要把学习和掌握科学的思维方式放在第一位,不能满足现有知识的传授和了解。雕虫小技的训练固然需要,开豁大度的通晓和高举远慕的思索也必不可少。大学的特质之一,就是培育超越技能训练的形而上的思维能力,追求比“小聪明”更深刻的“大智慧”。其次,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它建立在日常生活自发形成的世界观土壤之中,所以并不神秘;另一方面,它是对日常世界观的扬弃和超越,所以也不简单,需要系统学习和钻研。任何把哲学“神秘化”或“简单化”的倾向都是片面的。我们既要扎根于生活实践的基础,也要克服生活常识的局限,从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刻的层次思考自己的生存状态,才能对这个世界的本来面貌有更全面透彻的了解,才能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有更清醒独特的领悟。第三,哲学同科学是天然的盟友关系,两者相伴而生,相依为命,相随而行。因而,从事哲学研究和教学的人要尽可能地了解各门具体科学发展的历史、现状和趋势,从中吸取丰富的养分;而从事科学技术研究或其他具体工作的人,无论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还是工程技术应用,或是进行社会科学研究以及人文艺术实践,都应尽可能学习和掌握哲学理论尤其是贯穿其中的思维方式。

#### 参考文献:

- [1] 罗素. 西方的智慧[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 [2] 叶敦平.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 [3] 孙正聿. 哲学导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 [4] 曾志. 西方哲学导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 [5] 郝立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述评[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